弘道錄/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四十七　智　朋友之智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四十七

智

朋友之智

《後漢書》：鍾皓以篤行稱，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。李膺常嘆曰：荀君清識難尚，鍾君至德可師。同郡陳皇，年不及，皓引與為友。皓為郡功曹，會辟司徒府，臨辭，太守問：誰可代卿者。對曰：明府必欲得人，西門亭長陳皇可也。皇聞之曰：鍾君似不察人，不知何獨識我。兄子瑾亦好學慕古，有退讓風，與膺同年，俱有聲名。膺祖太尉脩言：瑾似我家性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。遂以膺妹妻之。皓常語：瑾以昔國武子，好昭人過，以致怨。本卒保身全家，爾道為貴。後終於家，諸儒為之頌曰：林慮懿德，非禮不處。悅此詩書，弦琴樂古。五就州招，九膺台輔，遺巡王命，卒歲容與。

錄曰：愚勸膺祖之言，似與膺大不相若。何也。漢自中世以下，閹豎擅恣，故俗遂以危身矯潔放言為高，士有不然者，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。是以聖人導民理性，裁抑右佚，慎其所與，節其所偏。若林慮者，智能自全，道無絕物，凶邪不能以權奪，王公

不能以貴驕，真可謂自拔於流欲者矣。錄之。

徐稺家貧躬耕，非其力不食，然為人恭儉義讓，所居服其德。太守陳蕃在郡，不接賓客，唯稺來，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。延熹二年，上書桓帝薦稺，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，不至。又常為太尉黃瓊所辟，不就。及瓊卒，徒步到於江夏赴之，設鸚酒薄祭，哭畢而去，不告姓名。時會者皆四方名士，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，疑其稺也，使茅容輕騎驕之，及於塗為設飯，共言稼穡之事，臨去謂容曰：為我謝郭林宗。大樹將顛，非一繩所維，何為柄柄，不惶寧處乎。

錄曰：《逐》之上九曰：肥逐無不利。釋之者云：肥者，寬裕自得之、俗意。逐者，唯飄然遠逝，無所係滯，乃為善也。上九以剛陽居卦外，下'無係應逐之遠，而處之裕者也，何往而不利哉。斯言為稺設也。彼諸人者，既知玩世簡傲，不就微辟，乃不能飄然遠引，入山之深，入林之密，自取黨禍，甘心戮辱，則所謂係逐有疾厲者也。曾是而得為智乎。

郭太博通墳藉，善談論，美音制。始見河南尹李膺，大奇之，與相友善。於是名震京師，後歸鄉里，諸儒送至河上，車數千輛#1。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，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。或勸之仕，對曰：吾夜觀乾象，晝#2察人事，天之所廢，不可支也。性明知人，好獎訓士類，身長八尺，容貌魁偉，褒衣博帶，周遊郡國。嘗於陳梁間行，遇雨，巾一角墊，時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為林宗巾，其見慕如此。或問汝南范滂：郭林宗何如人。滂曰：隱不違親，真不絕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。吾不知其他。為人雖善人倫，而不為危言竅論，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。及黨事起，知名之士多被其害，唯林宗及汝南袁得免焉。

錄曰：范曄論曰：莊周有言，人情險於山川，以其動靜可識，而沈阻難徵。故親厚之性，詭於情貌，則哲之鑒，惟帝所難。而林宗雅俗無所失，將其明性，特有王乎。然而遜言危行，終亨時晦，徇佝善導，使士慕成名，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。

孟敏客居太原，荷飯墮地，不顧而去，林宗見而問其意，對曰：飯以破矣，視之何益。林宗以此異之，勸令遊學，十年知名。

錄曰：愚觀孟敏，蓋質美未學者也。由質美，故無牽滯之悔，而過事能次；由未學，故有不虞之失，而意見殊分。勸令就學，則彬彬矣。此君子成人之美，而誘掖獎勸之不

可無也。

申屠蟠稟氣玄妙，性敏心通，喪親盡禮，幾於毀滅。至行美義，人所鮮能，安貧樂潛，味道守真，不為燥濕輕重，不為窮達易節，蔡邕自擬，以齒則長，以德財賢。後郡召為主簿，不行隱居，精學博貫五經，兼明圖緯。郭林宗見而奇之。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，自公卿以下，皆折節下之。太學生爭慕其風，以為文學將興，處士復用。蟠獨嘆曰：昔戰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至為擁警先驅，卒有坑儒燒書之禍。今之謂矣。乃絕逶梁殤之問，因樹為屋，自同庸人，家貧，傭為漆工。居二年，果罹黨錮，或死或刑者數百人，蟠確然免於疑論。中平五年，與荀爽、橋玄、韓融、陳紀等十四人，共公車徵，幡獨不赴，人咸勸之，笑而不應。居無幾，爽等為卓所脅。及大駕西遷，京師擾亂，公卿多遇兵飢，室　家流散，唯蟠終全高志，年七十四終于家。

錄曰：史稱申屠蟠見幾，豈惟幾哉。其見道也，審矣。夫以非訐朝政，而致公卿之折節；以污穢朝廷，而成一己之高尚，此何等事哉。《中庸》曰：人皆曰予智，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，而莫之知。正此謂也。以蟠之稟氣玄妙，性敏心通，故能始則確然，免於疑論，繼則悠然，成其遠圖，正《易》所謂嘉逐貞吉者也，終全高志，不亦宜乎。

許助少峻名節，好人倫，多所賞識，若樊子昭和陽士者，並顯名於世。故天下言拔士者，成稱許助。常到潁川，多長者之遊，唯不候陳皇。又陳蕃喪妻還葬，鄉人畢至，而助獨不往。或問其故。助曰：太丘道廣，廣則難周。仲舉性峻，峻則少通。故不造也。其多所裁量若此。曹操微時，常卑辭厚禮，求為己目。助鄙其人而不肯對，操乃伺隙脅助，助不得已曰：君清平之姦賊，亂世之英雄。操大悅而去。與從兄靖俱有高明，好共竅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。

錄曰：愚觀許助月旦之評，與季野春秋之鑒，何其不相及哉。子曰：賜也，賢乎哉。夫我則不暇。聖人之酬世御物，蓋如此。彼既以太丘為難周，仲舉為少通，裁量審矣，而何已之不暇顧也。以操之校猾多智，尚未逢時，及其末也，一鷂肋而不相容，其能免禍幸矣，非明哲保身之道也。

《晉書》：皇甫謐沈靜寡慾，勤力不息，博綜典籍百家之言，以著述為務，自號玄晏先生，著經樂聖真之論。或勸以脩名廣交，謐謂：人非聖人，孰能兼存出處。居田里之中，安貧躬稼，亦可以樂堯舜之道，何必崇接世利，事官鞅掌，然後為名乎。作《玄守論》，曰：人之所至惜者，命也；道之所必全者，形也。性形所不可犯，疾病也。若

擾全道以損性命，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。夫一人死，而號者以為損也；一人生，而笑者以為益也。然則號笑，非益死損生也。是以至道不損，至德不益。何哉。體足也。如迴天下之念，以追損生之禍，，運四海之心，以廣非益之病，豈道德之至乎。夫惟無損，則至堅矣；夫唯無益，則至厚矣。堅故終不損，厚故終不薄。苟能體堅厚之實，居不薄之真，立乎損益之外，遊乎形骸之表，則我道全矣。遂不仕。武帝下詔敦逼，謚上疏自稱草莽，臣就弟借書，帝送一車書與之。

錄曰：哲哉，玄晏子乎。蓋不唯得以行乎。貧賤且能周於疢疾，免於亂世，其學起於清虛，志存於禮法，既非流俗可方，而視富貴如浮雲，亦非若人可比。玄守之論，達於死生，有足觀者。錄之。

韋忠慷慨好學，閉門脩己，不交當世。裴顧數言之於張華，華辟之，辭疾不起。人問其故，忠曰：吾茨簷賤士，本無宦情。且茂先華而不實，裴頗慾而無厭，棄典禮而附賊后，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。裴常有心託，我常恐洪濤蕩嶽，餘波見漂，況可臨尾聞而閥沃焦哉。

張翰有清才，善屬文。會稽賀循赴命入洛，經吳閶門，於紅中彈琴。翰初不相識，就循言譚，，大相欽悅，且問知其入洛，曰：吾亦有事北京。便同載而去，不告家人。齊王同辟為東曹椽。同時執權，翰謂同郡顧榮曰：天下紛紛，禍難未已。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吾本山林問人，無望於時。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慮後。榮執其手愴然曰：吾亦與子採南山，蕨飲三江水耳。翰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萊、尊美鱸魚，膾曰：人生貴得適志，何能轡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。遂命駕而歸，人謂之見幾。

錄曰：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，見幾於未動之先，所謂果行育德者也。是故山下之泉出，而遇險未有所之，若山之未雲，水之未波，不可及也。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，懼禍於既見之後，所謂險德避難者也。是故天地不交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，若水之沉溺，火之焚灼，不可緩也。孟子不云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。豈非明智之士歟。

顏含裁智為眾所推。與鄧攸探交，嘗曰：周伯仁之正，鄧伯道之清，卞望之之節。餘則吾不知。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為帝師，名位隆重，百僚宜降禮，問於含，含曰：王公雖重，理無偏敬。降禮之言，或是諸君事宜，鄙人老矣，不識時務。既而告人曰：吾聞伐國不問仁人。向馮祖思問佞於我，我有雅德乎。其邪重行實，抑絕浮偽，類如此。嘗

論少正卯、盜蹠，其惡孰甚。或曰：正卯雖姦，不至剖人充膳。盜蹠為甚。含曰：為惡彰露，人思加戮。隱伏之姦，非聖不誅。由此言之，少正為甚。眾咸服焉。郭璞遇含，欲為之筮。辭白：年在天，位在人。脩己而天不與者，命也。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無勞曹龜。桓溫常求婚，以其盛滿不許。後年老遜位，帝美其素行，就加右光祿大夫，賜床帳被褥，大官致膳，悉固辭，一無所受。

錄曰：愚觀世之虛望隆而實德病，與夫餡談集而降禮尊者，豈獨一馬祖思哉。故如含者勤兄於既沒之餘，未足為的；而議導於方柄之日，確然可準。含乎，吾知免矣，非所稱豪傑乎哉。

《唐書》：婁師德嘗薦狄仁傑，而仁傑不知意，頗輕師德，數擠之於外。天后覺之，因問仁傑曰：師德知人乎。對曰：臣嘗同僚，未聞其知人也。后曰：朕之知卿，乃帥德所薦，亦可謂知人矣。仁傑既出，嘆曰：婁公盛德，我為其所包容久矣。吾不得窺其際也。是時罷識紛紜，師德久為將相，獨能以功名終，人以是智之。

錄曰：仁傑能知五王，而不能知一師德，何也。《易》稱或默或語，而又曰：二人同心。夫婁狄，乃心王室，本無異也。然而一則好面折廷爭，知無不言；一則以哩面不拭，始終自負，其語默各有異也。以外之不同，若相矛盾，而中之所存，實同金石。此仁傑之於師德，始雖汎，而終乃服也。亦何害其為同哉。

裴行儉有知人之何。前進士王勃，咸陽尉蘇味道，皆未知名，一見謂之曰：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，僕有弱息，願以為托。是時其弟勃，與華陰楊炯、范陽盧照鄰、義烏珞賓王，皆以文章有盛名，李敬玄尤重之，以為必顯達。行儉曰：士之致遠，當先器識，而後才藝。勃等雖有文華，而浮躁淺露，豈饗爵祿之器。楊子稍沈靜，應至令長，餘得令終幸矣。既而勃溺南海，照鄰赴潁水，賓王反誅，炯終盈川令，勃、味道皆典選，悉如行儉之言。

錄曰：孔子以瑚璉許子貢，若所謂器識是已。文王以械樸譽髦士，若所謂才藝是已。然叉金玉其相，而後追琢其章。若彼瓦缶，雖有絢然之飾，豈廟堂之器哉。以賈誼之雋類，君子猶病其志大量小，才有餘而識不足，況四傑乎。故君子益自貴重，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。

《宋史》：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。霖隱不仕，詠既顯，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。一

旦來謁，閤吏白傅霖請見，詠責之曰：傅先生，天下士，吾尚不得為友，汝何人敢名之乎。霖笑曰：別子一世，尚爾耶，是豈知世問有傅霖者乎。詠問：昔何隱，今何出。曰：子將去矣，來報子爾。詠曰：亦自知之。霖曰：知復何言。翌曰別玄，後一月而詠卒。

錄曰：此與元伯巨卿相似，乃誠之相感，無乎不至。故心之相照，無乎或違。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，便能前知，蚓如霖之靜處三十年乎。其不為物誘，而能脫展富貴，又可見矣。

畢仲游受知於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范純仁最探。時蘇軾在館閣，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，仲游憂其及禍，貽書戒之曰：孟軻不得已而後辯，孔子欲無言。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，未嘗不出乎此。君自立朝以來，禍福利害繫身者，未嘗顧惜乎。言語之累，不特出口者為言，其形於詩歌，贊於賦頌，託於碑銘序記者，皆是也。今知畏於口，而未畏於文，是其所是，則見是者喜；非其所非，則蒙非者怨。喜者未能濟君之謀，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。天下論君之文，固所指名者矣。雖無是非之言，猶有是非之疑。又昆其有耶。官非諫官，職非御史，危身觸忌，以游其問，殆猶轉石而梂溺也。

錄曰：史傳巢谷與三蘇同鄉，素與之遊，甫昆弟同朝顯貴，未嘗一來會。及相繼謫嶺海，平生親舊無相聞者，谷有眉山獨步訪兩蘇，於是相驚喜曰：此非今之人，古之人也。愚竊謂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，責善為重。而責善之道，明哲為先。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，資其直諒之益，未鈴天之涯，海之角。而巢谷之名，憎耳之跡，不見於史冊矣。不思忠告之可嘉，輒誇卓行之尤異，此錄舍元脩而叔公叔，亦保身慎言之意也。

邵伯溫，雍之子也。雍名重一時，與司馬光、二程諸名公交，以是入聞父教，出事諸公，所聞曰博，而尤孰當口之務。神宗崩，哲宗立，蔡確方在相位，刑恕自襄州移河陽，詣確謀造定策事。時光已卒，子康當詣闕，恕召詣河陽。伯溫謂：公休除喪。未見君，不宜枉道，先見朋友。康曰：已諾之。伯溫曰：恕傾巧，或以事要。若從之，必為異曰之悔。康竟往，恕果勸作書稱確。康與恕同年，又出光門下，逐作書，如恕言。蓋以康為光子，言確有定策功，世必見信，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。既而梁燾以諫議召，恕亦要至河陽，連曰夜論，確以康書為證，燾不悅。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，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，且論恕罪，朝廷命康分折，康始悔之。康卒，子植幼，宣仁后憫之，呂太防謂康素以伯溫可托，請以為西京教授，以教植。伯溫既至，誨曰：溫公之孫，大諫之子，賢愚在，天下可畏也。植聞之，力學不懈，卒有立。紹聖初，章惇為相。惇常事康節，欲用伯溫，伯溫不往。會法當赴吏部銓，程頤謂曰：吾危子之行也。伯溫曰：豈不欲見

先公於地下耶。至則先就部擬官，而後見宰相。惇遂論及康節之學，曰：嗟乎，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。伯溫曰：先君先天之學，論天地萬物，未有不盡者。其信也，則人之仇怨反覆者，可忘矣。時惇方興黨獄，故以是動之，惇悚然猶薦之於朝，而伯溫願補郡縣，惇不悅，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。適元枯諸賢方南遷，士鮮訪之者，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，見范純仁於穎昌，或為之恐不顧也。初雍嘗曰：世將亂，惟蜀安，可避及。宣和末，伯溫載家使蜀，故免於難。趙鼎少從伯溫游，嘗表其墓曰：以學行起元祐，以名節居紹聖，以古廢於崇寧。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。

錄曰：愚觀康節，不但知興衰於既往，實能驗理亂於將來。其子伯溫，不但無黍於其父，實欲兼善於其友。自今觀之，元祐重臣，胼首就戮，全身者何人也；二程高第，闔門遇害，保家者何人也。動而有悔，而名亦車，出而殉人，而己先喪。陷仇怨，則人情可惜；甘洪認，則物理全乖。盍若奮身於治朝，免禍於亂世耶。進於聖門，可謂先覺，是貫智者不惑，不得以氣數之學者累之也。

《近思錄》：張橫渠問於程明道曰：定性未能不動，猶累於外物，何如。明道曰：所謂定者，動亦定，靜亦定，無將迎，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為外，牽己而從之，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。且以性為隨物於外，則當其在外時，何者為在內。是有意於絕外誘，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為二本，則又烏可遽語定哉。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；聖人之常，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太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《易》曰：貞吉悔亡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苟規規於外誘之除，將見滅於東，而生於西，非惟曰之不足顧，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。人之情，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適道，太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。自私，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邇；用智，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。今以惡外物之心，而求照無物之地，是反鑑而索照也。《易》曰：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也。兩忘，則澄然無事矣，無事則定；定則明，明則尚，何應物之為累哉。聖人之喜，以物之當喜；聖人之怒，以物之當怒。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，而擊於物也。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，烏得以從外者為非，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。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，而視聖人喜怒之正，為何如哉。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，惟怒為甚。第能於怒時，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，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，而於道亦思過半矣。

錄曰：愚觀定性一書，乃知先生深造獨得，而非諸子之所能及也。夫以人之累於外物，乃不能收其放心。至於定性，則無將迎，無內外，合動靜，而如一矣。其所至妙至妙者，莫如廓然而太公，物來而順應。反覆辯証，不越乎此。然可指而易老者，莫如其

情，故又以喜怒言。若乃直指所由進之路，則自忘怒，觀理始也。一篇之中，大要在於明覺自然，大戒在於自私用智，與顏子之明睿所照，曾子之定靜安慮，子思之誠明謂性，孟子之以利為本，周子之明通公溥，無乎不盡。此其所以超出千古，又何待於著迷而後為成書也哉。

陸九淵生三四歲，問其父曰：天地何所窮際。父笑而不答，遂深思，至志寢室。及總角，與止異，凡兒見者敬之，謂人曰：聞人誦伊川語，奚為，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。初讀《論語》，即疑有子之言。他曰讀書，至宇宙二字，解者曰：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曰宙，忽大省曰：宇宙內事，乃己分內事。己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又嘗曰：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至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有聖人出，亦莫不然。千百世之上，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至於千百世之下，有聖人出，此心此理，亦無不同也。後登進士，至行在，士爭從之游，言論感發，聞而興起者甚眾。教人不用學規，有小過，言中其情，或至流汗。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，為之條析其故，悉知其心。亦有相去千里，聞其大槩，而得其為人。嘗曰：念慮之不正者，頃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慮之正者，頃刻而失之，即為不正。謂學者曰：汝耳自聰，目自明，事父自能孝，事兄自能弟，本無欠闕，不必他求。又曰：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，猶易，與溺於意見之人言，卻難。或勸其著書，曰：六經註我，我註六經。學苟知道六經，皆我註腳。嘗與朱熹會於鵝湖，論辯所學，多不合。及熹守南康，九淵訪之，熹與至白鹿洞，九淵為講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于利一章，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探瘋之病，至聽之有泣下者。

錄曰：愚觀朱陸之學，所以異者，良由資稟之不同也。九淵自三四歲時，已窮究天地之所際，則其長也，安得不主於性。朱子則銖銖而累之，寸寸而積之，及其至也，安得不主於學。然則二夫子之所長，各有所究，本不相悖，不相害也。譬之聖門，曾子之才魯，子貢之質敏，然同歸于一貫者，有夫子為之點化也。時聖人不作，諸子各立門牆，而無統會依歸之所，是以紛紛異同，蚓及門者從而咻之，不知尊德性，道問學。子思傳于仲尼，未嘗偏廢，初不可岐而二也。曷若大道為公，智慮其不切於己也，不鈴異己；學慮其無補於人也，不叉為人。使當時莫得而議，後世無得而非，玆非所謂大同者哉。愚恐後之議者，愈繁愈遠，斯錄，所以弘道，故不可不著。

《水東曰記》：明昊思庵先生訥，常言世俗淺學，談及後進，輒曰：此韻府覃玉，秀才好趁航船耳。蓋言其破碎摘裂，祗如往來草坐偶語，無有一高智識關鍵也。先生嘗熟《世家》，自少警敏，絕人於書，無所不讀。嘗從其先君子遊宦四方，閱歷既廣，退而昆潛含養三四十年，所以其學博而核，其氣剛而大，其識卓而明，所著性理旱書，補

註小學集解，有功於儒先，其立論於性理之奧，尤多所闡明。

錄曰：公蓋起於薦舉，不由科目，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，視昔張程朱陸大不伴矣。然則，學者其可不猛省乎。此錄之所以終也。

弘道錄卷之四十七竟

＃１『輛』原作『兩』。

＃２『晝』原作『書』，今據文義改。